

随意自创门派非法约架恶意炒作等武术乱象将被清理整治

从制度上杜绝伪大师假掌门

● 近年来,个别伪大师、假掌门等随意自创门派、自封称号,捆绑中国传统武术进行商业炒作,给武术带来的负面影响不容小觑

● 国家体育总局武术运动管理中心和中国武术协会近日印发《清理整治武术乱象规范赛事活动管理办法》,明确了须重点清理整治的武术乱象和管理处罚原则等内容

● 一旦发现非法约架、恶意炒作、不规范比赛、伪大师假掌门招摇撞骗等违法违规苗头,中国武术协会将依法依规综合运用多种监管方式,对拒不整改的个人或者组织将及时主动联合多部门进行执法查处

武术中心有关负责人指出,一些伪大师、假掌门为了追逐个人名利,随意自创门派、自封称号,挟中国传统武术之厚重,行个人追名逐利之实质,给传统武术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据中国法学会体育法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田思源介绍,近年来出现的诸多乱象使得传统武术的社会形象“断崖式下跌”,挫伤了广大人民群众对传统武术的喜爱和关注,严重影响了武术行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对于武术乱象产生的原因,田思源分析认为,一方面在于商业利益的裹挟,自创门派、私下约架、自封称号等都有或明或暗的商业利益在推波助澜,特别是在互联网背景下,平台和资本希望借助传统武术蹭热点、博流量;另一方面在于法律规制的缺失,随着群众性和商业性赛事活动审批的放开,武术类赛事活动大量涌现,但存在管理制度不健全,办赛参赛不规范,监管手段不完善,执法依据不充分等问题。

上海市律师协会体育业务委员会副主任郜松江告诉《法治日报》记者,以往对于武术界的违规行为,武术协会可以根据《中国武术协会章程》《中国武术协会纪律处罚办法》等进行治理,但是上述规定的适用范围,更偏向于武术竞赛活动之中,包括运动员、教练、领队、裁判及其他工作人员在赛事活动相关的赛场纪律,如假赛、罢赛、拒绝退场、拒绝领奖等行为,而对于赛场之外的武术人士的社会活动,尤其是活跃在网络方面的武术乱象,有时较难予以追究。

田思源认为,各种恶意炒作事件给传统武术带来了巨大负面影响,但其行为既不适用《中国武术协会纪律处罚办法》的规定,也不够不上其他法律、法规、规章的处罚条件,存在相应法律规范缺失的问题。同时,还存在法律适用针对性不强的难题。由于体育尤其是武术领域的特殊性,对于部分行为能否适用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进行处罚,也存在较大争议。

狠抓关键重拳出击
清理整治十类乱象

近年来,武术中心和中国武术协会一直在努力整治武术乱象。从2017年开始,武术中心先后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武术赛事活动监督管理的意见》《武术搏击类赛事活动办赛指南(试行)》《武术搏击类赛事活动参赛指引(试行)》等文件。中国武术协会发布《关于加强行业自律弘扬武术文化的倡议书》,号召全体武术人团结起来,恪守武德、遵守规则,加强自律,弘扬中华武术优秀传统文化。

去年,体育总局、公安部、民政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强搏击类项目赛事活动安全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管理办法》既是对上述文件的承继,也是落实上述文件的具体举措,回应了社会期待。”田思源说。

“出台《管理办法》对维护传统武术正面形象,加强行业协会的管理作用具有重要意义。”郜松江说,“从《管理办法》的条文设置来看,共五章三十二条,既对有违法违规行为的详细划分,也有对应的不同主体、不同程度和不同乱象行为的处罚种类和措施,为清理整治武术乱象提供了可行依据。”

在重点清理整治的武术乱象方面,《管理办法》明确了十类须重点清理整治的武术乱象,包括:(一)违反武术赛事活动及武术搏击类赛事活动办赛指南和参赛指引,组织或参加不规范的赛事活动;(二)随意自创门派、私下约架,恶意攻击,相互诋毁,歧视他人;(三)自封“大师”“掌门”“正宗”“嫡传”等称号,欺世盗名,招摇撞骗,误导群众;(四)以“拜师收徒”“贺寿庆典”“评比表彰”等为名收费敛财,以及其他违背公序良俗的行为;(五)背离武术精神,利用虚假广告、虚假宣传和恶意炒作等手段发表不当言论,造谣传谣或骗取钱财;(六)伪造、销售假运动员等级证,假段位证、假教练员证,假裁判员证或相关资格证书;(七)通过武术赛事和活动从事赌博、诈骗、非法集资等违法行为;(八)利用武术活动场所或指使纵容他人从事封建迷信等非法活动;(九)罔顾安全,不分项目、性别、年龄、体重级别,不按规定使用护具进行武术搏击比赛;(十)借武术之名从事其他违法违规活动。

在监管责任和要求方面,《管理办法》明确规定,一旦发现非法约架、恶意炒作、不规范比赛、伪大师假掌门招摇撞骗等违法违规苗头,中国武术协会将及时报告、制止、处理,依法依规综合运用多种监管方式,对拒不整改的个人或者组织将及时主动联合多部门进行执法查处。《“管理办法》对中国武术协会及其各级会员协会明确严格的监管责任,真正将武术纳入有序发展的轨道,有力打击了损害中华传统武术形象的行为。”田思源说。

在处罚种类与措施方面,《管理办法》规定了约谈告诫、通报批评,取消行业相关资格,列入行业黑名单四种处罚种类。同时,还规定了七种从重处罚情形,如对于同时具有两种或两种以上违规行为的,在一年内发生两次或两次以上同一性质的违规行为的予以从重处罚。

《中国武术协会纪律处罚办法》规定了九种处罚种类,为何《管理办法》只规定了四种?对此,田思源认为,《“管理办法》虽然只规定了四种处罚,但这四种处罚种类都直击武术行业和相关从业者的“痛点”,处罚种类和措施针对性较强。

田思源说,《管理办法》将对个人和组织的处罚分别予以规定,并细化到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中国武术协会个人会员、中国武术段位获得者等具体类别的

□ 本报记者 徐伟

□ 本报见习记者 刘欣

“年轻人不讲武德”“耗子尾汁”“我大意了,没有闪”……自诩为“浑元形意太极拳掌门人”的马保国去年突然爆红网络,而他的“语录”更是成为当时聊天的常用梗。随后,马保国高调宣布进军影视圈,参演弘扬传统武术的电影,被央视点名批评后才匆匆收场。

其实,马保国的闹剧并非孤例。近年来,个别伪大师、假掌门等随意自创门派、自封称号,捆绑中国传统武术进行商业炒作,给武术带来的负面影响不容小觑。

近日,国家体育总局武术运动管理中心(以下简称武术中心)和中国武术协会印发《清理整治武术乱象规范赛事活动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明确了须重点清理整治的武术乱象和管理处罚原则,监管责任与要求、处罚种类与措施等。

多位专家在接受《法治日报》记者采访时认为,《管理办法》的出台为清理整治武术乱象提供了明确依据,将武术赛事活动纳入了法治化轨道,有利于推动传统武术健康、有序发展。

自创门派私下约架 实为追逐个人名利

武术,一般是指以中华文化为理论基础,以技击方法为基本内容,以套路、格斗、功法为主要运动形式的传统体育。

中华传统武术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去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太极拳、八段锦等传统武术,因其在全面健身、提高身体免疫力等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而不断登上热搜。

值得注意的是,2020年1月,在瑞士洛桑举行的国际奥委会执委会会议将武术列入第四届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正式比赛项目;12月17日,我国申报的“太极拳”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引发世界关注。

真正的武术兼具历史意义和当代价值,然而近年来,不少伪大师、假掌门盯上武术背后巨大的商业价值,通过包装造势之后相继“登场”,致使武术界乱象丛生:有的“大师”输出全靠吼,恨不得上场先把对手震晕;有的“掌门”地位全靠吹,展示武技变成了比拼演技。

就地过年 暖在身边 吃完除夕饺子随时准备参与救援

□ 本报记者 孙安清

来自黑龙江五常的38岁汉子王翼达,在山东省青岛市城阳区的一家机械生产企业做物流管理工作。父母和孩子都在老家,一年没见了挺想家。春节前,他一直纠结要不要回家过年,但母亲的一通电话让他下定了留在青岛过年的决心。

王翼达还有另一重身份——青岛红十字救援队的志愿者。他从2008年开始来青岛打工,2014年加入了青岛红十字救援队。救援队是他心里的“另一个家”。加入救援队的这些年,王翼达参加的各种救援行动不下百起,只要自己工作上时间上允许,他从不缺席。通过努力,王翼达已经成为青岛红十字救援队的“教官”,主要承担水域方面的培训。

“自己一个人过节没意思,我打算和救援队的志愿者们一起去做志愿服务,现

在已经在城阳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积分平台上接了单。能和这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们一起过春节,也是一种不同的人生体验,我会用充实的志愿服务来填补回不了家的遗憾,救助更多需要救助的人。”王翼达说。

在青岛红十字救援队,和王翼达一样响应号召留青岛过年的“外乡”志愿者有20位。大家来自五湖四海,但因为疫情在青岛度过了一个别样的春节。

“户外救援是冒着生命危险去救人,救援环境有的是深山老林,有的是风急浪高的礁石,身体素质、救援技能稍有差池,甚至会把自己的命搭进去,不是一般人就能干得了。”青岛红十字救援队队长李延照告诉《法治日报》记者,普通志愿者必需经过若干考察后才能成为考察队员,考察队员经过一两年艰苦训练后,经严格考核通过才能成为正式队员。

据了解,救援队正式队员要求极其严格,男子俯卧撑一分钟至少30个,女子仰卧起坐一分钟至少25个。“我们有个从武警退役的正式队员,俯卧撑一分钟能做到84个。”李延照说。

“这20名春节不回家的救援队员身体素质都挺好,分别来自湖南、江西、黑龙江等地,年龄大都30多岁,其中男子9名,女子11名。”李延照说。

“春节本应乐呵呵,只因新冠苦恼多。久别心中念故乡,醉饮梦里把家还。”这是王翼达2月3日发到微信朋友圈里的一首打油诗,表达了浓浓的思乡之情。“没想到队长长给我留言,说大家按照防疫要求到队里来跨年,一起做自己的家乡菜,一起包饺子,一起辞旧迎新,让大家感受大不同的家的温暖。后来又问我喜欢什么馅的水饺,身在异乡心里暖暖的,特别感动。”王翼达说。

“很多驴友都有大年初一到崂山登山祈福、观看第一轮朝阳的习惯,到海上礁石上看海遇到涨潮的事情也时有发生,每年由此衍生的春节假期救援不在少数。”李延照说,“我们救援队一共有180多名正式队员,除了这20名志愿者,其他志愿者也会随时候调遣,义不容辞地参加春节户外救援。今年的春节户外救援力量更强了,游客的安全感也更强了。”

据介绍,除夕之后,救援队已先后组织志愿者巡山护林防火、备勤值班,并到救援工作站开展救援技术科目培训,提升大家应急处置能力,随时参与救援。

对此,中华志愿者协会基金部副主任白银禧表示赞赏:“不拿任何报酬,放弃回老家过年,冒着生命危险和疫情风险前去救人,这20名志愿者把‘帮助别人,快乐自己’的志愿精神发挥得淋漓尽致。青岛的山美水美,他们的义举更美!”

□ 本报见习记者 张守坤
□ 本报记者 王 阳

提起玩具,人们普遍认为这是儿童的专属。2020年10月25日,正值重阳节当天,一家名为“老有所玩”的老年玩具店在北京市通州区开业,吸引了周边不少老年人前来光顾,许多国内外媒体都进行了报道。

老年玩具作为老年人娱乐的一项重要手段,本应成为市场新风口。但据《法治日报》记者了解,近年来全国曾出现过几家老年玩具店,但基本上都“无疾而终”,而专门生产老年玩具的厂商几乎没有。同时,对于老年玩具的相关标准认定和市场监管,目前也还是一片空白。

接受《法治日报》记者采访的专家表示,老年玩具不仅对老年人的身心健康有益,还能满足老年人的精神文化需求,但公众甚至老年人本身都对此了解较少甚至存有误解。老年玩具市场是一个很有潜力的市场,对此要做好宣传和监管,增强社会对老年人需求的关注度,从政策上支持老年玩具市场健康发展。

老年玩具市场广阔 符合精神文化需求

近日,《法治日报》记者来到“老有所玩”老年玩具店,最先映入眼帘的便是橱窗上满满当当的各式玩具——这里有400多种玩具,但和想象中的门庭若市不同,店里只有老板宋德龙一人,这让近200平方米的店面显得有些冷清。

“天冷,这时候都在吃午饭,等下午或晚上人多点,刚开业那会儿从早到晚都有人,现在热度过去了,但忙的时候还是很忙。”老年人来了一点,点点教他怎么玩。”宋德龙说,他今年42岁,曾为央视一档老年节目做过广告运营,接触的老年人比较多,“老小孩、老小孩,老年人其实和孩子一样,很多都喜欢玩具,并非只有广场舞、棋牌麻将、电视手机。”

宋德龙说,虽然老年人有玩玩具的需求,但很少有人会主动去玩,甚至还有老年人曾直接跟他说,“其店铺定位不对,老年人就不该玩玩具。”应该理解老年人,他们这种固定思维和当时所处的年代和环境息息相关。”

为此,店里的玩具对老年人都免费开放,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宋德龙也待在店中教老年人如何玩,许多老年人在这家玩具店找到了童趣。

采访中,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谭日辉告诉《法治日报》记者,除了老年人自身,公众认知层面对于老年玩具这一概念也缺乏科学了解。一方面大都认为玩具是儿童的专属用品;另一方面认为老年人身体各方面机能逐渐衰退,老有所乐的外延仅限于广场舞类的自娱自乐的活动,对于老年人怎么能够“玩有所乐”关注不足。

根据中国发展基金会发布的《中国发展报告2020: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和政策》,2020年中国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约有1.8亿人,约占总人口的13%。老年人的精神文化层面的需求正越来越引发关注。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法学院讲师、法学博士李静认为,不仅是我国,全球都面临着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需求问题。“人老了之后,可能面临着情感上的空虚、智力体能的衰退等问题,加上退休后工作和生活状态的转变,这时候可能会产生一些新需求。一些益智类的老年玩具能够帮助维持体能,减缓记忆力衰退等,而在买玩具、玩玩具的过程中,老年人可能会认识新的朋友,这也是一种社交手段。”

谭日辉说,互联网高速发展的当下,各种智能产品层出不穷,老年人尤其是经济收入较高的老龄群体已经不再局限于传统的文化娱乐活动,老年人对于“玩什么”“怎么玩”的需求也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并由此产生了对于老年玩具的需求。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四条提到,“国家和社会应当采取措施,……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对此,李静认为,“老有所乐”不仅仅是天伦之乐,“老年玩具也可以提供一种社交平台,让老年人能够从中获得存在感,让他们觉得自己还没有和社会脱节,从而找到生活乐趣”。

缺乏专门生产厂商 监管体系相对滞后

在“老有所玩”老年玩具店里,宋德龙把两侧货架划分为“益智休闲区”和“健身运动区”,前者有记忆棋、九连环等,后者有投壶、室内高尔夫、台球桌等,其中还包括一些电子和现代玩具。店内玩具普遍标价不贵,一般十几元钱就能买到心仪的产品。

采访中,宋德龙给《法治日报》记者展示了几款玩具:一种类似九连环解锁扣的

老年玩具市场悄然兴起但产品质量良莠不齐 专家呼吁

强化监管引导老年玩具市场健康发展

玩具虽然原理简单,但没有提示很难解开;还有一种类似鲁班锁的玩具,《法治日报》记者探索了很久,每次都差最后一块木板就能拼好,但宋德龙只要略施小计便能让他恢复如初。

据宋德龙介绍,目前国内并没有专门生产老年玩具的厂商,这些玩具其实都是他从各种渠道搜集来的,有些是走访了几十个玩具市场淘来的,有些还是定制的,置办起来颇费周折。

在多个电商平台上,《法治日报》记者以“老年玩具”为关键词搜索发现,上面多为孔明锁、鲁班锁套装、陀螺等传统玩具,且种类很少,多是放在成人益智游戏分类中。

与冷清的老年玩具市场相比,我国儿童玩具和老年保健品市场却异常火爆。中国玩具和婴童用品协会发布的《2020年中国玩具和婴童用品行业发展报告》显示,2019年中国玩具市场零售规模759.7亿元,0-14岁儿童人均玩具消费323.4元;艾媒数据中心公布的2020H1中国老年群体保健品月均支出金额数据显示,中国20.99%的老年群体保健品消费支出在500-1000元,完全不买保健品的老年人不到三成。

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朱伟告诉《法治日报》记者,实际上,老年玩具市场在国外一些国家并非新鲜事物,市场发展相当成熟,部分市场的老年玩具已经占据了玩具市场的40%以上。比如,欧美国家已有成规模的老年玩具专卖店,还有专门为老年人开发玩具的企业;日本很注重对老年人的大脑益智训练,市场上盛行各种书籍、玩具等益智产品。

朱伟说,早在十多年前就有研究老年玩具的相关文章出现,但市场却一直沒有正视这一需求,其中最大的原因就是难以盈利。

采访中,《法治日报》记者了解到,除了生产企业少以外,老年玩具还存在生产标准没有规范化、监管体系不健全两大问题。

江苏省法学会经济法研究会理事、江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杜乐其指出,与儿童玩具国家强制性标准的完整性相比,我国尚不存在专门适用于老年玩具的国家强制性标准,老年玩具标准滞后,另一方面,还存在监管滞后的问题,主要表现为监管机构往往未能对老年玩具市场的监管采取事前监管,而往往在老年玩具侵害老年消费者人身健康权益之后方才介入。

谭日辉认为,由于相关规范标准的缺位,老年人的安全权益无法得到有效保障;同时,在监管不到位的情形下,老年玩具市场良莠不齐,无法满足老年人需求。

加强市场监管力度 积极出台扶持政策

谭日辉认为,健康、有趣、操作方便的老年玩具可以丰富老年生活,促进老年人健康;反之,则会为老年生活带来安全隐患、交往纷扰。老年玩具的设计应围绕“老有所玩”“老有所乐”的目标,遵循安全、易用、简捷的设计原则,针对老年人的身体心理特征及交往需求,设计贴合老年人需求的健身玩具、益智玩具等。

朱伟说,为了更好地开拓老年玩具市场,相关部门的调查是必需的。比如,有多少老年人有玩具需求,他们需要的是什么样的玩具。只有这样才能提升老年玩具的普世应用型,老年玩具才能更好地推广。同时,媒体还要做好宣传,引导社会大众正确看待老年玩具。

杜乐其认为,在老年玩具市场悄然兴起的背景下,相关监管机构、国家标准化委员会应在对老年玩具经营者、老年消费者和老年玩具市场充分研判的基础上,科学合理地制定老年玩具国家标准,在国家标准出台前,相关市场监管机构应主动提前介入老年玩具市场,采用多种方式,对老年玩具设计、制造和销售过程中损害老年人人身健康的潜在情形予以筛查和消除。

谭日辉建议,政府在老年玩具企业税费、租金、融资等方面可以给予优惠,尽快出台相关监管措施,完善相关扶持政策,引导老年玩具企业良性发展,从而形成老年玩具产业链,提升产品质量,满足老年人日益增长的精神需求。同时,出台相关法律法规,进一步保障老年消费者在使用老年玩具产品过程中的权益。

李静认为,政府的扶持还可以体现在政府购买服务上面,比如说,现在许多小区都有免费健身区,老年人对此利用率比较高。如果政府购买一些老年玩具投放到社区中心、广场等地方,让更多的人去体验,有助于推广老年玩具,改变人们的一些错误认知。推动老年玩具产业发展完善,能够使老年人充分享受到发展成果,满足文化娱乐和精神需求,在自在地面享受晚年生活。